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

內外　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閫淅右千里邦畿同以鎮靜為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韃賊今歲入寇蚤於常年而窺伺淮水之意尤鋭以形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楊泰警則江陰常州

急真楊營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虞之處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陽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泰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中港而支流派港可以橫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雖隸沿江制司然務以沿江制司去歲具申密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為下流當塗為中流池陽為上流而京口毗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

雖沿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之褊短有不及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警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 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關栝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為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人涉申閫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

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吳續因江
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劃都統司之額以與
之楊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
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水軍江千人泗洲曰
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人青平山曰雄
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
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百六十八
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
人矣其在寨者僅不過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

人而又有戍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三人係於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選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纔及八千餘人而老弱者在焉疾廢者在焉諸色合干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夫軍掬擸鋪應干差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元額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為江南警急之備兵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千人去秋　臣始工事即加閱視案記其人物堅

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癃脆懦纖細短弱一指可仆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擊刺如神此皆三千十年之積弊既不堪戰鬪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旗幟而已外此則許浦一巡見管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戍峽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金陵者千人運淮西粮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巡邏防扼差使窠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四十

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如淑浦金山小軍分合而計之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餘人而老弱廢疾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輔之郡蔽遮行闕而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水陸大軍單虛如此況積安久玩之廂禁卒乎使天祐國家虜馬不至於飲江猶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宗椎武金之才輩之虜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岌岌乎獨致韓世忠制置浙西以八千之旅邀岳兀朮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

强然其所將皆西鄙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
是時蜀有吳玠吳璘控制上流制湖有岳飛以
必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帷幄之內區處得宜
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
世雖危而實有善政不亡之證所以虜雖能過
江不敢以江南為可有節節振起遂成中興以
今準昔事體實難而況臣之非才統空虛無備
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
寒心也哉臣區區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令本司令

招萬兵內步人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
助維揚犄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威內水
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唐浦江灣福
山內以拱衛行都外以彈壓江海　臣決不効近
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
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　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
忠義董以紀律使之如有君親効死勿去至於
成敗利鈍毀譽禍福　臣皆不暇計也獨冒宸嚴
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貼黃　臣竊惟理內所以

制外居重所以馭輕今以諸閫言之京湖有兵
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𠮷淞江制司
建康有馬司戎司又有靖安唐灣水軍又有遊
擊軍又有制効當塗有水軍五千人摧江軍五
千人池州有水軍防江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
江州有水軍防江軍數千人又有戎司軍興國
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通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
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虛如此似
不容不少關聖慮并乞睿照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擬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踪遠而自默竊見韃爲𧯑道侵突蜀江雖督府信道進師京湖制臣竭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踪㡀然臣竊觀此賊用兵無不取無必取而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面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瞿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

鼎遣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尚
能立脚則此賊猶有後顧之虞若二帥或音問
中絶或奔迸東下則 臣之所料恐将十中七八
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
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爲安則天下之事自
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
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
珙深沉寛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更
宜加寵任俾爲京西湖 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

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北合為一司存使任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牴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為要衝之會宣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　一鄂

潴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
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
仍劄沿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
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閫所隸之地仍屬焉所有
元來副司財賦却令督府拘撥付沿江京湖兩
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沿江副
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槐洪毅
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
一天祐中國蠢爾小夷固決無侵越內地之理

然慮事寧過圖事寧豫自施而通澧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氏世為朝廷主此山宜優加獎錄設有侵迭而至爲澧則前有長沙之湘江又設有侵迭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倅渡皆當豫為防托　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捍善鬬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給其蠻帥若團得數千人亦可為緩急一注之用　一韃之為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

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匾處失宜列郡村墟
井邑莽為焚刼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
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難復猖
獗則此曹又必驚動若仍有團聚作過之人豈
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　臣以為流民與
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為
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死其存者蓋
已無幾　臣切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蘄三
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

此山是也其間生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　臣以為宜升六安縣為軍擇人為守置司其內凡光舒蘄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為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强壯盡誘之入山俾合為耕戰定自經理就緒不雜可以壯淮西之勢塞艱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援貲為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為刑獄常平使者置司

滁和係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
績　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
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
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牴牾於事體
不便謂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
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
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
一員充各州鈐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
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　一

多事之際如湖南福建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團結民兵以為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賢明鑑司庶可不擾而辦

一浙東福建民船其可用者甚多常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具文而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事使之自擇土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

一浙西沿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悍與敗公私之人謂宜稍破拘攣所屬官司令作措置團結庶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人任

責得人自然有益無損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壅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為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韃賊為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疎虞則去行都止隔衣襟衢信而已　臣以為平江地勢寬濶物産富厚他日或可為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圍江

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
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
入聖抱預作區處 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
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
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
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
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獲
奉穆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迺君子
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
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
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欣今
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蠹旁

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心腹可
虞耗者眾而眾力竭出者多而諸力竭行伍谷
嗟市廛誹議怨氣上干極為今年之彗怨聲下
徹極為去年之潮此其為坎盈之屯艮險之蹇
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
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
時也特未知所以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
焚之益迫而隣侯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
栗傾心而悲者也俄而責責育過焉則嬉笑赴之

而懦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禍患況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之乎故夫有土不可以為貧有民不可以為弱有慶賞刑威則不患不能奔走群動有利勢操柄則不患不能旋斡萬為少康興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何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仆而忽起寖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

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為智勇文武為大勇葢剛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自剛而充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禹柔恭如文王可謂有帝王之資惟在克而用之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為心過一曰欲二曰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褻天理褻天威而忽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為二矣有慢心者不

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然如隄截水徹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兩[雨]晞霧散而清明見矣何憂乎朝夕何畏乎彗孛何患乎回艱困之能亨蹇之自反也之經綸孰有妙於此乎臣請復述前聞以贊陛下之勇哉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彗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右攝提閱三十日至元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彗出

自王良造父居閣道人紫宮于帝座二十餘日而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淹浸太社破缺城垣城外塚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水暴至逼近都城漂沒人民廬舍夫去年之潮今年之彗其與先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觀宣和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 臣不勝憂懼之情惟陛下裁之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
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寧皇以歷數
攸之中天再造艱難繩繩實當陛下孤藐屢慮
之也尚虛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為
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
非所以申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
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真
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

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十有二而安懿王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后后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蓋導迎景貺塡壓邪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末諱護宰制之為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三高皇春秋甫二十九真皇即位

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慮卻顧皆若此陛下寧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乎前古轍迹載在簡編多以倉卒之間稔成衰亂之證可為永監故臣深願曲留聖慮特采舊章博求小宗必有岐嶷少遊綠車之出以俟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 臣竊下雖不能為皇祐之司馬光亦粗為紹興之婁寅亮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皋蓋嘗蚤夜而思竊以為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發姦擿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驅馳外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考時變載攷

京邑禧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禧泰
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興時擇
牧率皆八面疏通之士猶懼弗濟況臣迂愚鈍
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
民之命脉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脉而苦
於直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産不繼談河
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以充飢此所謂物有盈
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
成習俗凡拔身簿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内

縱使學者亦貽俗吏之譏先帝朝徐誼徐邦憲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某實與之為友每以書責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清議違先訓勉服咸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之難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之之意昔趙母指括之必敗以全其宗臣有老母預乞聖慈曲矜危悃他日姑從薄罰不為親憂臣無任隕越懇祈之至取進止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
私之難
臣一介迂疏猥叨親擢典神皐頃者錫對便朝
恭承玉音以錢楮為第一義臣祇服訓詞不過
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衆而臣民億兆皆昭知
陛下憂勤懇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
增重目前市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
過計以為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
為隄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溉之功若不濬

其本源併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涸可立而待　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何救楮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為緡錢三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　臣以為天下大變大故猶有自定之理若財殫粟竭不起而圖之則決無天

兩財危輸粟之事書曰弗為胡成厥今事勢本
末盡至於不可為而君臣上下似欲以不為僥
倖鎮靜之名安平之福 臣不知其果何說也況
朝廷帑藏之儲已浸淺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
三四月邊塵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
以為陛下計乎 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
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陞降之相易當其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宂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覩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而竊議四鄙枵竭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絕而弗濟不惟南畝之入杳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運有滯積是自比歲以來極

咎證之備叢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 臣俯察
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為有亂數焉非人之所能
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能預也 臣於是求之
國史蓋國朝自唐大曆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
年始得庚子辛丑 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
自是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淳熙之
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
不有天變必有孟則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
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

是故天狗隨於西南彗心躔於星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為盗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丑然也大陰熒惑屢失其度旱暵雨潦相繼為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

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盗浙計庚于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盗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真廟之恭儉仁宗之寛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

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慄慄隨事而孜孜群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爲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謬卂自古所謂與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槩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

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
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強
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俶擾襄樊淪亡人心動
搖國勢凡揑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
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
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尚可為民尚可保不然
天與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常恐叵測世數
難回臣恐均職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飢寒嶽者
同時而出非或邕廣有一隙之虛施黔有一罅

之漏江沱有一縫之缺飢民為流民之導流民
為賊寇之導不知浮脆之　豢養之京師將何
以禦之乎　臣聞未病而服藥者上也當病而服
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　臣請勉其
次者　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效者
其藥有三一曰修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
藥者必各有戒修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讒
畏天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
如剛欲遠讒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非不

服此藥也亦嘗守此戒以待其效歟陛下非不持此戒也亦嘗由此法以防其決歟禍福同行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一間女真蒙韃非有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旦戒成曰無若商受舜與成不為忤禹與旦不為訐蓋君子之立本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寵利一於道而已矣 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為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

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
啓陛下瞿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
然後申勑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
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
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為必至
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為脫
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
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
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潛試

臣頃在仲春恭覩明詔嘉慶曆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儒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有司之事也大哉王言所望於興賢興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必能上體聖心開寬裕之路畢臻衆俊迺旬日以來所聞特與卿大夫士咸請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姪合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費料理將遂遣其骨由

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爲監司守倅
之客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能
寓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
詔 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
隘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 臣竊惟國家之
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爲重法苟未爲極弊不必
自取多事可也況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
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令也舍先朝之寬博用
新令之褊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曆元

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望哉　臣竊覩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内并異居大功以上親蔭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嘗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陛下即位悉仍紹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意寬鳶魚飛躍柰何今日乃束縛而蹙狹之也　臣又覩乾道重修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

事雜壓在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客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與親聽牒隣路守倅之客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所當避互初非僥冒故為名色自端平增貢額而監司守倅門客之試罷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倂廢其賓親賓客之當牒亦豈良法哉至今日既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為多事而已　臣與司浩穰豈是他卹然念班添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皆所當言因敢列紹興以求之明令述實

慶初元之盛心仰冀陛下亟頒睿旨悉還舊法
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
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漕牒凡屬門客姑
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庶以待卿
大夫而不必逆其詐寬以待天下士而不必多
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畜興之
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顧
清議或為偽冒事覺之後並以除制坐之在上
得體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

貼黃 臣

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寓試凡卿監郎官監司倅之門客及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游士之不使於歸鄉就試者衮同試于轉運司以四十人為額雖其中式有實係門客姑姨之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秪緣得廢待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浦雜遂為論者所疵竟罷今舉寓試以 臣鄙見陛下如未用 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元年新令放行寓試却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

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中國子
監者三年在學實為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
之數今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
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併乞參照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慮有三其最見錢之溢 臣難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善良聽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還於舊觀市井不至於蕭條此 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汛之衝 臣雖增岸濶高補隄圮壞添築子埂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沙既決江滸之沙淤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 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 臣雖立為規

模粗可防弭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熒惑順軌祝
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家之燎延此
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
不敢少貸督收之責弛關市譏征以通商賈之
路蠲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
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
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櫝以周其死亡強者
免擾奪於街衢弱者少枕藉於溝壑至於安富
所以恤貧時寬數糴之期祈請補糴之數零替

者減放因削者蠲除荷朝廷之睿從覺閭閻之
雖動凡可極力所至莫匪以心求之惟有百物
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陌泛落此非朝廷
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
相登則都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匪獨
微 臣之責矣惟是 臣於夏五初對便殿之時固
已知神皋非 臣可以立足之地益至今日漸驗
臣言伏望聖慈哀憐俾令速歸田里啜菽飲水

永戴賜於乾天全身保家免貽憂於枯毋仰祈

睿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臣
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
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愈允之
音忽傳西掖見工繳草 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
矜念疲癃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 臣之
所大懼也 臣至愚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
親接諸儒之脉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受者彭龜
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中行皆一時大
老者嘗提耳而命 臣曰士之為士當明君子小人

之明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矣 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大近日之攻 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稔慝有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藉發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 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愈邁

當為終養之期雖貪慕於明時實怵迫於私計
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籲君父共望聖慈察其
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
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放廢昏容臣守本官職
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𠃉睿
照　貼黃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
而元氣尚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
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而為臺諫給舍者能各自
盡其職而已蓋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立紀

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則入此端平
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
介孤拙非臺諫劾之而朝廷曲為之全護是以
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緣之而朝廷
又曲為之全護則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
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
切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
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為口實矣以區區螻
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為口實則是朝廷所以

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　臣實隕
獲
護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　臣猶憶去歲八月二
十有一日　臣輪當進讀之餘入劄子丐罷陛下
宣諭以為徐榮叟彭方適有疏論卿　臣遂奏云
　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
即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榮
叟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
心　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　臣於
進退之誼只當便去　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

臣繼即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廻運前
邁却緣臨安職事又非他司之比未免小駐書
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次日忽蒙陛下
特遣天使宣押 臣赴部供職 臣以君上之命不
敢固拒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匠監以示眷戀闕
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
體統而 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畀以舜閣之
隆名寵以禧山之會府 臣是時即欲掛冠以謝
清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叨

三山易地之命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
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
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
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
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護者不
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
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
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
明王之運動天下駕馭人力惟其至公而已矣

以為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為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為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重咈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據蕠履氷之懼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夬决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尚及為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天命

畏天命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詞竭盡惟陛下

監察并乞層照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淳熙六年

臣憂患愈生久蟄山林榮望已絕迺者陛下孟
冬之吉晨謁原廟夕灑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
進而臣亦獲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造
闕廷適以仲冬對敭便殿維是月也於辰為子
於卦為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
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為
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
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

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梏之有氣稟而嗜欲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宰七情而宰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而對立惡寖滋而寖長則善寖蝕而寖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理半星寸隙之光人偽俱袪譬之重陰固沍而一陽萌蘖黃鍾動葭灰飛而氣應井泉溫荔挺出而物應生生繼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

而復者也若動而遷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為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來而為乾然後為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者也若知而屢遷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不貳然後為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為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固

有啟冥頑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為始亂者不必言其善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達於顯忠從諫官德賞功而極其効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耻復矣宣王自側身修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誨任賢使能而極其効為六月之北伐釆芑之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耻復矣惟其復於義

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槃然光明恭惟陛下緝熙就將日與義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後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大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末猶是也是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

不動心曾參五十而心化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五十之間聖賢以為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凝然其正湛然其明為陛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便僻側媚蠱吾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愛惟其親為陛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於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以陰譊密懟而貳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

於振飭矣凡以偏私係累而蠹其復者當察也政事復於寬大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當察也以至民之未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於威權如之何整齊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於殷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孫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求證於庶事之復因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復內與外互觀行與知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為

堯舜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 臣未之前聞也
不然復於暫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
盡復於實君以已復為足而不以行健光其臣
臣亦以已復為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柔而
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
持既無以保復而求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
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
然則天下之事豈堪頻復者 臣不勝惓惓孤忠
取進止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為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皋夔稷契之所為非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為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威公管仲輔之則治易

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功垂萬世而筭計見效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頹闕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壅底扞格無一就吾之條理　臣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慶曆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

廣異議來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逮事仁
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畧從踐
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
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
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為口實仲淹壞於人而
安石自壞之此尚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
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
以遂其大可為之志況陛下處時之難乎故 臣
以為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

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鳥喙狼毒病未必可代而先以戕生 臣知其决不可也借参苓芝术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嘗而聽疾病之自為進退 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酌溫凉之劑適宜補之宜圖其大而畧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充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其庶幾漸瘳乎此 臣所以謂不可易視之也 臣願陛下為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採

衆益以為醫工使　臣輩得以效涓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臣之幸也　臣無任感恩激烈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陛下銳情經術蓋嘗表章朱熹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真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　臣竊以為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

財偏聚財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工之為修身齊家為正心誠意為格物致知之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屬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屬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之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來之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當格而天地人物為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事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

理以玩其跡是為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為大知而非小知是為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矣舉天下之萬種萬類不能動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 臣頃年獲侍清光共聞聖訓謂向來嘗日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髙

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况事為之末哉
尚何憂時之難為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
為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畧與晉同西北之夷
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
又云福生於畏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
宅都於洛劉石煽難懷愍被遷元帝遂中興於
江左其後苻堅來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
平吞晉室小捷淮淝遂斃苻氏此大憂不再之
明證也百餘年晉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
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没於海而劉裕得

以來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
德澤紀綱法度此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
淮陽九之厄思陵南渡略與晉同逆亮叩江之
事勢亦岌岌矣不戰而自隕雖為不道戕我荊
蜀擾我兩淮瞰我江西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
本終不為之動搖今且開其衰微有兆矣故 臣
以為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
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
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然自浙之東西以

達於廣海面五六十里寧能盡空其巢穴而誅
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寘其
衣食之源而已矣況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
又非晉在秣陵之比故 臣 敢以告陛下而重有
司之責焉取進止

秋七月因崇于進封忠王追故事具奏録

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寳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宣索自來所得聖語録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

臣昨者恭覩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封王社而崇于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内外莫不仰贊吾君之有子實為社稷大慶臣夙叨東掖久侍清光前後所聞天音關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為聖謨睿算素定淵衷蚤

計須圖填安宗社巍巍聖功誠非前代帝王之
所能髣髴 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俟他
時朝廷宣索屬 臣頻歲抱痾近而轉劇深恐一
旦溘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
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
與宋無極 臣無任踴躍忭蹈之至一歲在丙午
冬十月 臣蒙恩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觀
察使賜名某臣以十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
賜對于緝熙殿 臣第一劄子專以復扑爲說其

聞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為陛下家之複
得無有以遷延猶豫滯吝之復者乎玉音云朕
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 臣恭聆聖訓謹
寘諸心一歲在丁未 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
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玉音云昨日
有江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
本有關繫須稍示懲戒以昭意嚮 臣與王伯大
皆合辭贊和至十一月鄭清之謟告 臣與王伯
大造朝方坐漏舍王伯大謂 臣前日殿上所聞

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須臾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而後人心一之說 臣云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〻敷陳王音即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兩說一則王夫人執謙常有滿盈之懼猶未離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 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玉音又云朕以此事

掛懷兼年來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
少向來每日過子午時常宴坐移晷收拾身心
近亦未見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高富
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壽無疆於此可
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
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為皇子改賜嘉名一日
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
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
下期屬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

辛亥 臣侍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容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尚稚未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縉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 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 貼黃

照對 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迨於辛亥之冬其間玉音黜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牘而叨塵次輔垂及暮年雖已窺

聖意必不出寶佑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字
號正名然為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
不謂蕭泰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
其說而陰肩之臣竊以為陛下神謨睿照為社
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
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韋布
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
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愉人哀士
乃鑿空造條自為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

謂也　臣嘗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
可以不明言伏乞睿照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

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　寶祐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溫台民船為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劫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修葺而折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遍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

死亡不已其强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為盜賊之
至每歲檢船則縣道召人料舉白船以補大闕
之數又來此以為撩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
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
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追溪壑之欲既厭
然後始以弊舊之舟踈器之槓具孱弱之梢大
文具塞責而已間遇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
出成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粮餉以弊舟弊人
遡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為容鬼於是處

元溫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
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隘船為一大穽生者怨氣
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竊傷之始至即行博詢
可行可久之策於知策之士有台州濟貢進士
周燮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
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
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並歲當發之
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
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

堅守積具必整齊人丁必强壯而燮又肯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集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溫如處元皆以是為準去秋詔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樂業與疇昔追呼煩擾困害愁歎之狀其於肅清海道消弭寇賊比昔為一空 臣竊照得周燮跡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夫伍犯上之徒久稽邦憲委燮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

可謂之才矣燮自請兩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
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今來本司歷試
繁雜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獎縱急用之
必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
階或與上州文學資爲赴功趍事者之勸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

恭承知省盧允升傳奉聖旨宣諭海道為今
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 臣有以仰見陛
下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駑力
上圖報稱但 臣竊惟中外之所道憂者難與李
松壽也然臣以為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
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
於是 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
新復為良民以柔服其心 入自來犯盜之人制

司不問輕重例 是抄籍以助 支遣於是 臣復出
榜曉諭爲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
一人犯罪一家失業深可憫念應日後犯盜之
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
家骨肉之念 臣又以此感動其心又盜賊之發
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 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
盜賊之知官司賞格之醲必不能漏網自然有所
忌憚 臣又以此畏懾其心所以前乎守臣淩遲
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 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座

之驚不特 臣平生仕宦所至仰憑陛下威德祖
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籍徽術以羈縻
籠絡之也然 臣又以為欲消弭內寇必須先固
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 臣攷核郡計見得本府
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 臣
即痛與蠲放為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
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買欠攤賴之
錢指為實在以充數目 臣始至之初纍纍監欠
者不下數百人 臣並與蠲放卻以本任趲積倒

錢物為前政補填虛數然後外而田里內而城
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每歲起民船把隘本
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
船者倖免無船者被抑遇每歲一番起發則沿
海之民鷄犬為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
比而是　臣遂創為義役令各都各保均錢備船
每遇秋時自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
撥吏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
模以為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

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鹽菜錢皆以庫藏樁積久已住支 臣並與幫放歲為錢九萬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廵把港警捕盜賊皆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 臣並與照諸處大軍例令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二石四斗又本府廂禁軍不下二三千人率皆貧乏臣於是

每遇死亡禁軍給錢三十貫廂軍給錢二十貫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額六千人一向緣郡帑不支闕額常近千人 臣見此措置軍柴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軍聲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漸張盜賊之黨不作則雖有外寇且不能窺吾國之藩籬何緣能入吾國之堂奧此 臣報陛下之職分也然海道之事派實有不必深慮者 臣不惟得於吏歷亦自得於解悟敢畢陳之以上寬聖抱大抵守

江海與守兩淮荊蜀不同守兩淮荊蜀全以人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荊蜀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强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柁使爲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汛水疾飄泊東西無緣會成䑸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守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以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

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　臣所謂不必深還者
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貳韃賊之
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為韃嚮導縱使
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具國雖
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鐵只可在其國近境
往來貿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
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産松杉其
船不過用楊柳本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
以二十年來未嘗不傳李松壽在海州造船厚

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
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
北順固當航海為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
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
此 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 臣空臆盡言冒瀆
聖聽罪當萬坐伏乞睿照 貼黃臣既以海道
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 臣不敢隱此
聞船船尚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
必乙番三隻回歸丙丁亦 之令慶元人見有

在彼國仕官者却緣此等船隻皆屬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乙隻可以載三二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弃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韃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 臣以爲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却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責令制司抱解淨錢則於國無虧而發船事權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煩爲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爲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爲計又在不言

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船升令曉暢之人偽為商旅至彼國嗇探緝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使難以盡述但此事 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為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麗緝本末一冊并用繳進伏乞睿照

奏禁私置圍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祗被宸命代匱瀛閫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
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遂
生理照得本府管下結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
錄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
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網罟生齒頗
多烟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
皆趍爲圍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場
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

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圍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為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圍局聽令民開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撥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開利害所合數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刋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為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

貼黃

臣又竊見結

原缺